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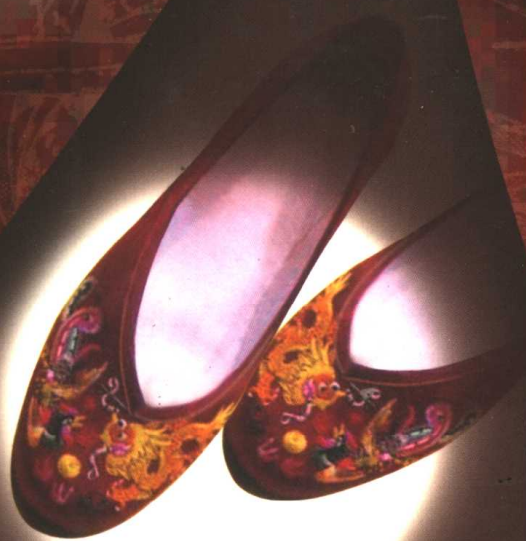
解放初肃反特工创作的惊险之书

## 文革“地下文学”第一书

■ 你再也不可能和其它任何小说中看到如此恐怖而迷人的场景了，这就是《一双绣花鞋》那个著名的开头。它把恐怖、性感和神秘奇妙地烩成一锅。

■ 它是乡土和怀旧的，这就是真正的文学，在网络时代，它依然是一个毫不过时的美丽而惊险的梦。

# 一双绣花鞋



况浩文 著

▲ 重庆出版社

一  
双  
绣  
花  
鞋

况  
浩  
文

著

▲重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双绣花鞋 / 况浩文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1

ISBN 7-5366-5889-3

I. 一... II. 况... III. 长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9597 号

YI SHUANG XIU HUA XIE

▲ 一双绣花鞋

况浩文 著

---

策 划 赵晓玲

杨 一

责任编辑 涂国洪

装帧设计 黄建华

---

重庆出版社出版 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重庆江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25

插页 3 字数 190 千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20000

---

ISBN 7-5366-5889-3/I·1111

定价: 19.80 元

尊敬的况浩文同志：

您好？

我叫李少谦，系六二年中师毕业生。七四年因患病住院治疗期间偷偷地抄了您的《一双绣花鞋》。除奉《一双绣花鞋》我当时和现在一直都认为是一部歌颂反特小说，是一部较成功的电影文学剧本。

没想到出院后的第二年——一九七二年六月份的一个深夜，我妻子的家竟被搜到香抄，说叫《一双绣花鞋》是反动黄色小说。虽让我交待出它的反动和黄色之处，我说：“我没看出来！”为此就认为我态度不端正，我便被停职检查，至此

批斗会……

四川重庆市化肥公司

况浩文 同志 收

淮北市九一〇厂

“文革”中，《一双绣花鞋》被群众广为传抄，部分传抄者竟因此而被罗织罪名。安徽淮北九一〇厂李少谦因传抄《绣》而被关押五十多天，并被赶出教师队伍，成为“内控”分子，这是李少谦平反后在1979年9月1日给作者况浩文的信。

笑把周恩来送来的三枚铜板交给她，嘱咐她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到自己的祖国。

(右)为了祖国特学事业的发展，丁浩球、苏冠兰两人抛开个人的不幸和苦闷，第二次振起子来，共同前进。

→ 《雾都茫茫》

(上) 被逮捕的沈兰与叛应他的朱五范扮作一对情侣，机智地同伪借查长陈浩周旋。

(下) 在林家当个人的我究地下工作者朱五范在宴会中机智地监视着特务头子陈浩。

→ 《铁甲○○八》

(左) ○○八号坦克的勇士们终于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与首长和战友们相会在一起。

(右) ○○八号车长李一梁和炮连长生擒了超寇上尉。



1981年2月6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  
的当年春节上映《雾都茫茫》（即《一双绣花鞋》）的剧照



七场惊险话剧

《一双绣花鞋》

改编：李佩 庞家声      设计：杜星

导演：孙人乐              灯光：关更生

重庆市话剧团演出《一双绣花鞋》的说明书。

序：

## 艰难的言说

赵晓玲

况浩文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这一代中国人，因为与国家民族一同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激烈震荡，其个体生命是注定有曲折坎坷的。对于幸运地生活在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后人来说，上一代的曲折坎坷已是传奇。况浩文这些用通俗故事方式写成的小说便是这样的人生传奇。

《一双绣花鞋》是况浩文们奇丽的青春的记录。在一个新政权建立的前后，那样一些有才华的有美好青春的中国人在血火斗争中的不同选择与不同命运的故事，今天仍然对读者有吸引力。当年在知青点的油灯下，我们屏息静气地读过、讲述过这个惊险的反特故事，今天再来读，便会想，如果说，青春的朱玉娟是为了新的政权，为了进步，为了保卫一座城市和人民的安危而流血，那么，同样青春的林晶是为了什么而殒命呢？而那位能够优雅地吟诵杜牧“长洲茂苑草萧萧，暮雨秋烟过枫桥”诗句的中国人林南轩，竟然能够在没有任何外族入侵的时候，下令炸毁一座已经初具现代化规模的中国城市，把同胞们多少年创造的文明成果毁于一





旦,让千百万无辜的中国人倒在血海之中。这是何等样的不可思议!中国文化的优雅隽永与粗鄙残忍是怎样在一个人的身上交替出现的呢?况浩文说,这个人物有生活原型。难以想象,残酷的阶级斗争造就过多少林南轩,漫长的斗争历史曾使多少有才华的文化精英成了凶残暴戾的刽子手!为了推翻一个腐败的专制政权,我们付出过的代价决不仅仅是鲜血与生命!重读这样的作品,我们会想到,万不可让历史重演,万不可让中国人可爱的青春再殒落于血火之中。

《一双绣花鞋》这个四十多年前写成的作品本身的命运也是一部传奇,是应该载入中国文化史的沉重的传奇。它在未正式发表以前的十几年里,便从杂志编辑部、制片厂里流传到民间,传遍大江南北的城市乡村,而且以一种印刷术发明之前的手抄本的方式,更多的是口口相传的形式流布,竟成了在文化荒漠中煎熬的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一株绿草。“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下令花大力气在全国清查它的踪迹,好多传抄它的人受到审查和迫害,今天的青年怎么也不能理解如此荒诞的事件,他们读到《一双绣花鞋》时,一定会说:这是很主流的呀。但这就是历史,一段关于言说的真实历史。因此,《一双绣花鞋》本身的故事已成为文化专制的案例,文学史家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文本。无疑,这是这本书出版的又一重意义。

在写过《一双绣花鞋》三十多年以后,况浩文又写了《宝笈疑云》、《麒麟花》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50年代你死我活的斗争的主题变成了理解与宽容的和平的主题,原来相隔离,甚至相对立的人们在急切地相互寻找探望,在泪水中重逢团聚,在为共同的事业奔走努力。《宝笈疑云》的故事是寻找失踪的《永乐大典》,人物关系却是上世纪40年代末失散后长期不通音问的中美两国的





朋友在 30 多年后再相聚。《麒麟花》原名《雾都归梦》，更是一个回归的故事，一个原“国军”逃兵离开家乡后，在国外历尽艰辛，又经过了一段有家难归的岁月，尽管已家财万贯，仍然要“叶落归根”。故乡永远是他灵魂的亲切而安全的港湾。这里，作家主题的转换自然有外在因素起作用，如整个中国社会对于和平发展主题的认同，人们言论自由的扩大，文化出版环境的宽松等等，但对创作主体来说，还有一个自我资源的调动。

有思想史家讲，在中国革命中，自辛亥以来有六代知识分子，即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大革命一代、抗战一代、解放一代、红卫兵一代——从年龄看，况浩文先生应属第五代——据说，其中“第五代”的优点是“忠诚”。这种划分与表述过于简单。就说“第五代”吧，这一代知识人成长于民族解放战争的年代，见过抗日前线受伤的中国士兵淋漓的鲜血，面对过被侵略者炸毁的家园凄凉的废墟，他们是以民族大义为人生第一要义的；不应忽略的是，他们青春年少时师承的是“五四”那一代民主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对人的现代性，以及健全的人性有明确的意识，在他们那里，终极关怀也就是一种常识。他们当时走上反抗腐败的独裁政权的斗争道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师承，而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自身的温饱问题。因此，只要有合适的外在环境，科学精神、民主意识和人文精神是很容易在他们身上回归的。况先生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第五代”。他的个人经历也很有意思，他在 50 年代做过阶级斗争前线的公安战士，80 年代成了站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外贸干部，这样，血火斗争与和平发展便构成他一生必须承受的两大主题，不论他的个体生命在其间经受过什么收获过什么。作为作家的况浩文笔下，在这一本书里，这两大主题实在表现得太富戏剧性。细心的读

者还可看出，在80年代写成的《宝笈疑云》和世纪之交写成的《麒麟花》中，还有《一双绣花鞋》的印迹。这让人感到作者在两种主题的转换间有过的艰难。

况浩文这一代知识人的言说是艰难的，这是他们的宿命。这种艰难造成的对个体生命的伤害和全社会的损失已无以计算，但是，这样的艰难也能够转化成一种资源，正如一位学者朋友所说，我们经历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财富。除此以外，作为作家，况浩文先生还有一些特别的丰富资源。十多年前，一位资深的文学编辑就对他说过，全国有很多作家，也有很多外贸局长，但外贸局长而能做作家的不多。这就有理由让读者对况浩文有更多的期待。

读过《一双绣花鞋》的读者并不都知道，其作者况浩文先生“文革”结束得到解放后，便公务极繁忙，从1983年起，他在我们重庆做外贸局长，以后做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在外贸战线工作9年以后，又在一个政府投资的大的集团公司做了五年董事长。况先生不是一名作家为了深入生活搜集创作素材去一个单位挂职，而是在一个大城市的外经贸委实实在在地做一把手，还是一个亲自写发言稿，从不假手秘书的一把手，工作起来往往夜以继日。

在经贸委工作的时候，况浩文走过全世界许多地方，见过各种各样的人物，这给他观察生活与世界提供了极好的窗口。我一向以为，对人类的巨大的同情心，是一位作家最基本的特质。这种特质比锐敏的观察力、感受力和灵气、语感更为重要。况浩文是具有这种特质的作家。他对人的命运和性格相当敏感，对弱者的关怀尤其热心，他关心过漂泊异国的中国女孩，他帮助在渝的韩国遗孤回归故园认亲，在轮船上，他热心关照素不相识的清洁工……平日公务如果小有间歇，他便记下所见所闻，或是打个电话来，问候一下文



坛的朋友，问问最近有什么值得读的好作品。他和《红岩》杂志的老编辑家们有一种患难之交。在他当时的文友中，我最年轻，好些电话常由我来答复，就像接待一位文学青年。我没有想到，丢不开文学的况浩文先生对于做官也有很好的感受。一次，我听他无意中说：“做官也好呵，你想想，千百万人的生活因为你的工作而改善，那是一种什么味道！”我才明白，在我们这样一个亟待发展的地区，能够改善千百万人的生活获得多么巨大的成就感。一个有公共责任感的人有机会去做这样的工作，当然要舍下自己的文学创作了。

况浩文的政绩，文坛朋友还没有资格评说，但大家都知道的是，他在一个大城市的经济部门做了这么多年的一把手，的确是两袖清风。近年来，市里给厅局级干部分配条件很好的住房，许多人争得一塌糊涂，他却一再自动放弃，原因很简单，他无力负担购房费用。这是一件小事，知道的人很少，说出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廉洁自律，这就是“第五代”知识分子“忠诚”的表现么？不，我以为，这更多的是中国传统的操守，也是一个现代人在公共生活中的正常表现，是不以时势的改变而转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性。但今天又确实有人根本不信，或以正常为“异”，或不以为然，甚至以操守为“左”，以健全人格为异端。在此，我又感觉到一种言说的艰难。

前些天，况浩文先生竟然请我这个小辈文友为他做书序，实在诚惶诚恐。考虑几日，写下一些关于作品的感受，想到读者不了解书外的况浩文，又写了几句题外话。堪为序乎？

2002年2月11日

七场话剧

# 车茫茫的夜色后面

(一双绣花鞋)

文学剧本改编

根据况浩文同名电影

改编 李佩 庞家声 设计 陈兴明

导演 付仁慧 马维莉 作曲 林祖炎

四川人民艺术剧院

出品

# 车茫茫的夜色后面

七场话剧

又名：一双绣花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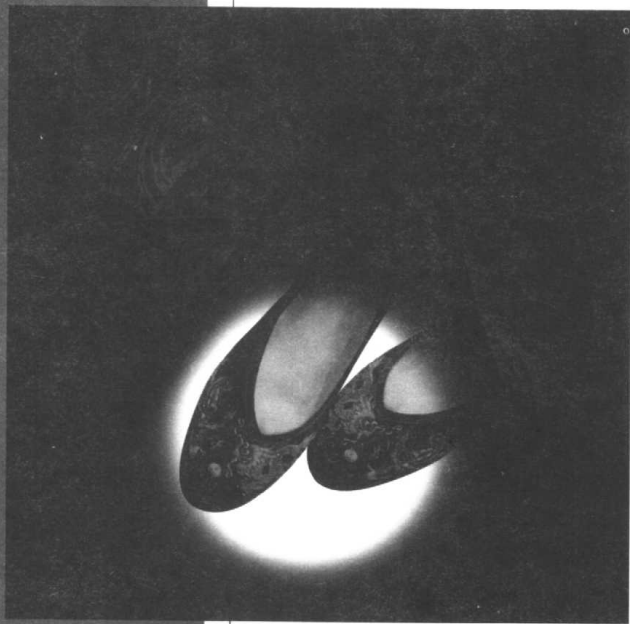


70年代末，国内很多剧种的剧团纷纷改编《一双绣花鞋》上演。这是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一双绣花鞋》的说明书和广东话剧团演出《一双绣花鞋》的说明书。



# 一双绣花鞋

YI SHUANG XIU HUA XIE



序：艰难的言说

一双绣花鞋 1

宝笈疑云 91

麒麟花 159

后记：槛外人语 329

附录：

酷评：童年跑过春森路 333

铁证：从前我是说书人 337

峦城。

寒夜，北风卷扬着尘土，扑拂屋瓦，沙沙作响。

城郊，一条狭窄幽深的小巷，转角处一盏昏黄的路灯，照着苔藓斑驳的砖墙。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沙哑的更声述说着深沉的夜意，三更天了。

一点黯淡的灯火从远处慢慢移进巷口，灯火后面一条长长的身影蹒跚移动。

一个老态龙钟的更夫在毡毛帽、棉大衣的掩裹里耸肩缩背，他衣领上斜插着的“气死风”映出了一双涂釉似的眼珠沉滞转动。黯淡的灯火伴随着空洞的脚步音，越起向前。

“当!当当当——当!……”

蓦地一下，老更夫冷怔住了，“甚——么!?”

光亮!

老更夫用袖子擦了擦眼睛，举目仰望，前面一幢西式小洋楼，顶楼上忽地又闪起一点微弱的光亮，瞬眩即逝。

老更夫慢慢走向前去，只见这幢小洋楼的黑漆门上飞



着一条白色“飘带”，他抚平后在烛光下看到却是一张封条：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五日查封

被揭起的半截封条在浓重的夜色中瑟瑟起舞。

“这是上月才查封的敌伪财产呀！”老更夫自语着顺手一推，黑漆大门“吱呀，吱呀”裂开一条缝来，他惊愕地钉在那里，迟疑半晌，转身就走，“找公安来”。但走不几步却又毅然转身，“我不信鬼”，他推开黑门径直走了进去。

屋内。

老更夫在堂屋的左角上楼梯处，就着昏暗的烛光发现了几个明显的脚印，刺目地显现在厚厚的积尘上。他又迟疑了，沉吟一阵，“怕啥，邪不胜正”，他蹑手蹑足像只老猫似地摸上楼去，但走不几步，一脚踩虚，摔在梯上，铜锣“当”的一声，破哑地响了开来。

顶楼上响起一阵杂乱的脚音。

老更夫吭哧吭哧爬了起来，“完了，这下聋子也听见了。”他抖抖战战摸起铜锣，一边爬楼，一边喊叫：“什么人在上边，什么……人？”凄凉的回音在空屋内喑哑回旋。

老更夫慢慢爬上三楼，推开房门，摘下颈上灯笼，伸着进屋晃了一晃，见是一间灰尘满布的卧室，屋角摆着一个隐约可见的穿衣镜立柜，他又麻沙着嗓子叫了一声：“还不出来，我……我就喊公安喽。”

死样的寂静。

老更夫一步一步走进房内，支着灯笼四下晃照，一点昏黄的灯火在屋角穿衣镜上幽幽移动。他似乎闻到一股异样